

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

大字版

◎
阿来
著



草木的理想国

二十四番花信风
感受时序 和自然之美

中国盲文出版社

◎
阿来
著



草木的理想国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木的理想国 (大字版) / 阿来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02—5406—5

I. ①草… II. ①阿…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5169 号

草木的理想国

著 者: 阿 来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77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2—5406—5/I·1205

定 价: 18.00 元

编辑热线: (010) 83190019 83190259

销售热线: (010) 83190289 83190292 831902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前年这个时候吧，突然，经常作怪的胆从B超机荧幕上消失不见了。虽然肯定它没有从肚子里破壁而去，但随便哪个医生来也找它不见。诊断是那个分泌胆汁的小皮囊像沙漠里的湖一样，神秘地干涸了。

医生的建议，打开肚皮，拿掉它，不然，这东西不只是望之不见，还可能引起复杂的病变。术前准备的时候，我在床头上放了好多本书，认真读，并在电脑上敲打读书笔记。一方面当然是自己该读书时没有读书的机会，身体中的器官都开始衰退时，才在这儿恶补。更重要的还是让自己分分心，不要去想象自己被剖开肚皮时的难过时刻。想到自己生下来那么浑然天成的身体最柔软的部分将要被锋利的刀刃轻快划开，心头不时掠过隐约而锐利的恐惧。这念头实在挥之不去，看书也不能将其忘记

时，只好出去走路，身体疲惫后，入睡似乎要容易一些。术前的夜晚，更要出去走路。那夜，走在锦江边上，突然从朦胧的路灯光芒中嗅到一股浮动的暗香。于是，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深深呼吸，让那香气充满心胸的同时，还将自己薄薄地环绕。此时，幽暗的锦江水上浮动两岸迷离的灯光。于是，心安。于是，拨开树丛见到了那树早开的蜡梅。

那一夜，回到医院也睡得空前安详。

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这种自然演化的一个美丽奇迹。因为，植物最初出现在地球上时，是没有花的。直到一亿多年前，那些进化造就的新植物才突然放出了花朵。虽然，对于植物本身来讲，花意味的就是性，就是因繁殖的需要产生的传播策略。但人从有最初的文明以来，就在赞叹花朵匪夷所思的结构，描摹花朵如有神助的设色，提炼或模仿令人心醉的花香。

读书的习惯没有让我心安，而爱植物，爱花的习惯却助我渡过了一个心理上的小难关。

有了这个经历，术后出院，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在春寒料峭中去看梅花。

这件事让我又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是可以对一件事情上瘾的，尤其是当这件事情无论里里外外，都显得美好。

是的，我就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好些年了。有朋友善意提醒过我，不要玩物丧志，但我倒自得其乐，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文字记录不过瘾了，又添置了相机，学习摄影，为植物们的美丽身姿立此存照。这么做有个缘故，我曾对记者说过，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这句话写到了报纸上，有人认为是狂妄的话，我却认为这是谦逊的话。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人走在不同的道上，对世事的理解已可以如此南辕北辙，如此相互抵牾。我的意思并不是自己能通晓这个世界。我的意思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要尽力去了解这个世界。既然身处的这个自然界如此开阔敞亮，不试图以谦逊的姿态进入它，学习它，反倒是人的一种无知的狂妄。

这个世界对一个个体的人来说，真的是太过阔

大。我开始观察植物的时候，也仅局限于青藏高原，特别是横断山区这一生物特别丰富多样的区域。这不仅因为自己在这—区域出生，成长，更因为这是我写作的宝库，这许多年来，我不断穿行其间。就在这不断穿行的过程中，有一天，我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还应该有人环境——不只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物们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它们也与人互为环境。于是，我拓展了我的观察与记录的范围。

这样直到 2010 年，旧病发作，进医院，手术，术后康复。一时间不能上高原了。每天就在成都市区那些多植物的去处游走。这时蜡梅也到了盛放的时节。我看那么馨香明亮的黄色花开放，禁不住带了很久不用的相机，去植物园，去浣花溪，去塔子山，去望江楼，将它们一一拍下。过了拍摄的瘾还下够，回去又检索资料，过学习植物知识的瘾，还不够，再来过写植物花事的瘾。这一来，身心都很愉悦了。这个瘾过得，比有了好菜想喝二两好酒自然高级很多，也舒服很多。

自从拍过蜡梅，接着便大地回春，阴沉了一冬

的成都渐渐天青云淡。玉兰，海棠，梅，桃，杏，李次第开放，也就是古人所说春天的二十四番花信的接踵而至。于是，我便起了心意，要把自己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这座城中的主要观赏植物，都拍过一遍，写上一遍。其间，从竺可桢先生的文章中得来一个词：物候。便把这组原来拟命名为《成都草木记》的文章更名为《成都物候记》，一一写来，加上自己拍的照片，陆续发在我的新浪博客上。没想到就有网友送上称赞，甚至订正我的一些谬误，更有报刊编辑来联系刊发。本来是在写作之余娱乐自己的一件事情，居然有人愿意分享，这对我也是一种鼓舞。本来计划一年中，就把成都繁盛的花事从春至秋写成一个系列。也许是做这件愉快的事情，身体康复也比预计快了很多，我这个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着不动的人，便频繁离开成都，深入青藏高原，去国内国外开阔眼界，出去一次回来，往往已错过了某种植物的花期。以至于一年可以完成的事情，竟用去了两年时间。即便如此，还是有几种该写的还没有写，就有邀约结集出版，若有补写，也要待到有机会重版时加入了。

曾经读到过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之一，环保主义者先驱缪尔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虚假的。此时我在上海出差，农历新年初七，杜甫当年在成都写“草堂人日我归来”那个“人日”，不在自家书房，无法查到原话，但大意如此，不会错的。

我在成都生活十多年了，常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地集中于生活享受的层面。我也爱这座城市，但我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即便是就人的身体而言，似乎眼睛也该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感官。而且，眼睛这个器官有个好处，看见美好的时候，让我们反省生活中何以还会有那么多的粗陋，可以引导我们稍稍向着高一点的层面。帕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

我觉得，自己写这组这座城市的花木记，多少也有点这样的意义在。

因为，这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与书

写——虽然包含了一些植物学最基本的知识，但稍一深入，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杜甫、薛涛、杨升庵……几乎所有与这个城市历史相关的文化名人，都留下了对这个城市花木的赞颂。所以，这些花木，其实与这座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驯化，培育这些美丽的植物，是人改造美化环境的历史。用文字记录这些草木，发掘每种花卉的美感，同时也是人在丰富自己的审美，并深化这些美感的一个历程。在教育如此普及的今天，我们反倒缺乏美的教育。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这种美的教育。我想写下这些文字，如果不能影响别人，至少也是写作者自己的一种自我教育。

我也出过十来本书了，却从来没有给自己的书写序的经历。这次，出版方建议，我不想负了他们想把这本书做得完美一些的好意，轻易便破了不给自己写序的规矩。但有什么好写呢？前面发过的那一点议论，其实也在本书中那些文章中发过一些了。再多说，有小瞧读者的意思，便把这本对我来说属于“意外”的书的缘起写在这里，算是对这个“意外”的一个交代。

目 录

自 序 / 1

蜡 梅 / 1

梅 / 10

贴梗海棠 / 19

早 樱 / 27

玉 兰 / 35

李 / 42

梨 / 51

苹果属海棠 / 58

紫 荆 / 66

桃 / 73

迎 春 / 82

桐 / 87

丁 香 / 95

含 笑 / 102

鸢 尾 / 107

梔 子 / 113

荷 / 121

紫 薇 / 133

女 贞 / 139

桂 / 146

芙 蓉 / 154

蜡 梅

前些日子，动完手术，刚能走动就到医院园中散步，看到一株半凋的蜡梅，以为在病床上错过了蜡梅花期。

出院后几天，遇到成都冬日难得的晴天，去浣花溪公园散步，远远就闻见浓烈的香气，知道那是蜡梅香——这个时节，也不可能嗅到别的花香。循味而去，果然见溪边小丘上盛开着几树明亮的蜡梅。近前去看，小丘顶上可落脚处已被老年时方焕发了文艺热情的人们占据了，正咿呀歌唱。歌声自然不会好听，所唱曲子也是“文革”战歌，自然就更不好听了。揣想这些人都是当年的红卫兵吧。又想，这些人到了六十岁上下，又抖擞精神回头去唱三十多年前的歌，他们中间的这几十年上哪儿去了？这么一想，自然就止住了要在那里看看梅花的心情。

今天午后，笼罩成都平原多日的雾气散开，天空中难得地洒下来淡淡阳光，自然要出门沾沾地气，在小区公园里散步，眼无所见，却又闻见了浓烈的香气。结果在公园平常不大去的东北角上，又发现了十好几株蜡梅，有的正盛开，有的已然开始凋零。那些凋零的花瓣先是失去了明净的黄，失去了表面亮闪闪的蜡光，也失去了花瓣中的水分，萎缩在枝上，在微风中悄然坠地。但那盛开着的几树仍足以把心情照亮，使我有心情跑回家给相机充电，换上合适的镜头，去记录它们的容颜。

就在收拾相机的这一刻，忽然起了一个念头，该随时用相机记录下自己所居住的这座城市花朵的次第开放。这时正值阳历年头，阴历岁尾，正是开始做这事的好时候。

还想好了一个题目：成都物候记。

所谓物候，不想引辞书上的定义，还是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文章《大自然的语言》更有趣味：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

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载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

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

虽然说，物候并不止于各种草本木本植物花朵应时应季的开放与凋谢，而有更宽广的含义，但我喜欢这个词，便狭义地来用它一下。

过去，我也观察物候，拍花，并作文字记录，但限于一个范围，那就是青藏高原。但今年，身体情况也许不会允许我作惯常的高原之游，那就从身边开始，来学习观察自己所居住的这座城市的花木吧。

美国作家梭罗以《瓦尔登湖》为世人所知，却

很少人读过他有关植物的书《种子的信仰》和一本观察物候的笔记《野果》。我想，我的笔记就应该类似于那样的东西。只是干上这活，寻芳觅香，要耽误许多喝酒和麻将的时间了，这在成都可是重要的社交。

一旦起意就拿起相机，到小区花园里去拍梅花。

不对，这么笼而统之说梅花其实很不正确。因为在植物学上，蜡梅自己独成一科，和在蔷薇科里有个庞大家族的梅并不相同。虽然它们同样在出叶前开花，虽然花朵看起来都直接从枝上绽放——其实它们本是出于叶腋，只是那叶子还要很长时间才会出现，待那叶子出现时，这些花朵与它们的香气都幽渺远去，无迹可寻了。

这一天，是2010年1月16日。

在我镜头所及处，尖瓣的蜡梅普遍在凋谢，圆瓣的正在盛开。

我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观察蜡梅，才发现，以前以为就是一种的蜡梅，从花形上就有许多分别。按植物学术语，就是有很多变种。我不太确定这些

变种是人工有意诱导出来的，还是当初在野生状态下就是如此？就我看到的有限的资料，好像大多为人工培育而出的变种吧。

蜡梅原产于我国秦岭南坡，海拔 1100 米以下山谷。进入中国人的庭院的时间却渺不可考。可以肯定的是蜡梅的栽培历史悠久，范围广泛，品种众多。从花径大小来看，有小于 1 厘米的小花类，也有大于 4 厘米的大花类。从被片颜色看，有冰色、白黄色、浅黄色、鲜黄色、金黄色和绿黄色的种种微妙色变。从被片形状看，有细长条形、披针形、长椭圆形、阔椭圆形、近圆形等的分别。从内被片的颜色观察，则有紫心、红心、绿心、素心和晕心等多种类型。就花型看，又有碗状、钟状、磬口、荷花、盘状等。这些性状不同的相互组合，便形成了数量繁多的蜡梅品种。

中国的园艺，不是出于一种普遍的好奇心，而是在传统文化提供了特殊寓意的少数品种上特别用心用力。好像园艺也是一种人文意义的拓展工作。一方面，是大量可以驯化培育为美丽观赏花卉的野生种自生自灭于荒野；一方面，却在少数人工驯化